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四十七回 儒寧村賢人遭害 太歲坊惡霸行兇

且說徐良見鬼，下了佛龕就跑，那鬼苦苦相追。山西雁繞著佛龕，用耳細聽，那鬼雖然是兩隻腳並齊，蹭蹭的亂奔，究竟足下總有聲音。論說鬼神走路絕無響動。自己心中方才明白，每遇作賊的，不能高來高去，就是想出這個主意，不是打槓子，就是套白狼，裝神做鬼，這個鬼大概必是小偷兒裝扮的，若真是鬼，足下斷無聲音的。徐良猜透了這個情理，跑著跑著，那鬼舉哭喪棒一打，徐良故意往地下一躺，把雙腿一蜷。那鬼打空，又收不住自己雙腳，正要奔在徐良身上。山西雁使了個喜鵲登枝，正蹬在鬼的身上，那鬼如何還能站立得住！「哎喲」一聲，撲咚栽倒在地。徐良聽他「哎喲」一聲，准知他是個人，更覺放心了。用了個鯉魚打挺，縱身躡將起來，劈手把鬼頭上捏住，先把他那三尺高的白帽子摘下來，再看他那舌頭，是鐵絲兒鉤在耳朵上類若唱戲所掛鬍子一樣，此時已然摔掉在地。徐良把他放在一邊，把他腰間麻辮子解下來，把他這件孝袍子也給脫下來，見那人裡邊穿著帖身小襖，束著一根破帶子。把他裡頭那根帶解下來，四馬倒攢蹄，把他捆好，將他提在佛龕前，往地下一扔。山西雁倒坐門坎，慢慢盤問，說：「你這烏八的東西，大概各處有案。你叫什麼名字？害死過多少人？倘若一字不實，我就是打你。」隨著把那哭喪棒撿起來一看，那根棍子一頭釘著許多包頭釘，尖兒朝外，類若一根狼牙棒相仿，便叭喇叭喇一陣好打，只打得這個小賊苦苦的哀求饒命。徐良說：「你到底害死過多少人？姓什麼？」那小賊說：「我姓吳，名字叫天良。」山西雁說：「看你這個樣兒，也夠有天良的了！」說著叭喇叭喇又是一陣亂打。那人說：「爺爺饒命，我家有八□歲的老娘，無人侍奉，天天與我要好吃的要好喝的，我又沒有本錢做買賣，實出無奈，我才想出這麼一個傷大理的買賣來了。只求爺爺手下留情，你若將我打死，我的老娘走也走不動，看又看不見，就是討飯吃，都找不著門戶。就求你老人家積兒積女，我痛改前非，背著我娘挨門乞討，來供養我老媽。多朝我老娘一死，我也尋個自盡，再上陰曹侍奉我的老娘去，也就了卻我今生之事。爺爺只當看在我娘的份上。」徐良一聽吳天良這句話，不覺心中發慘，他本是個孝子，動了側隱之心，就把他解了帶子，說：「你從此做個小本經營，方算是好的，倘若不改前非，老西的大環刀不饒。」那人一聽，跪下就磕頭，說道：「爺爺，你說得很好，我做小本經營，哪裡來的本錢？」徐良說：「我既叫你做個小本經營，我有本錢給你。」隨即就把自己包袱打開，把石萬魁給的二□兩銀子拿出來，給了小賊一半，說：「我告訴你幾句言語，你可緊記：倘或不改前非，遇見我老西，仍是結果你的性命。」那人連連磕頭說：「不敢不敢。」過去要把他那孝袍子拿起來往外就走，被徐良一把抓住，說：「你仍然是不改前非呀。你把這孝袍子拿去，仍然是要裝鬼，不然你拿孝袍子何用？」吳天良說：「拿到家中染一染，給我媽做件衣服穿。」徐良說：「不用，老西還穿哪。」那人說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把那帶子往腰中繫妥，一癩一點的走了。徐良過去把刀掖上，包袱也繫在腰中，他把那孝帽子拿過來，往自己壯帽上一套，把那件孝袍子往身上一穿，麻辮往腰間一束，把舌頭一掛，往院中一奔。他就在院內，從南往北，從北往南，一路亂跳，嘴內也學著鬼的聲音，吱吱亂叫，以為是件得意的事。越跳越高興，越走越歡喜，自己笑個不了。自言自語地說：「老西實在有錢，□兩銀子買了這麼一套玩意兒。」正在高興之間，忽聽廟外有鐵鏈的聲音。又聽得一聲長歎，說：「二位在上，學生實在走不動了，你們二位行一個方便，使我歇息歇息再走。」那人答言：「可以使得。二哥，頭前到了龍王廟了罷？」又一人說：「可不是龍王廟了。相公，你要歇著，這可叫你大歇歇罷，這就算是到你姥姥家了。」徐良一聞此言，有些不對頭，怎麼到了姥姥家了？遂急一縱身，躡在北邊塌陷的牆外，偷眼一看，那三個人，是一犯人兩解差。那個犯人，頂上一條鐵鏈，沒帶手銬腳鐐，穿著罪衣罪裙，蓬頭垢面，走路很艱難，大概身帶棒瘡。說話的聲音，很透著斯文。兩個差人，一個背著捎馬，裡面裝著起解的文書，提著一根水人棍，一個掖著一口鋼刀。兩個長解橫眉豎目，俱有虎狼之威，三人直到廟中，進了佛殿。

你道這個犯人是誰？就是前套《小五義》上曾說過的艾虎的盟兄，姓施名俊，皆因艾虎、雙刀將馬龍、勇金剛張豹保護著施俊回家，施大人病至膏肓百醫不效，金氏娘子要上小藥王廟求籤。施公子本不願意教妻子去，諒有艾虎、張豹、馬龍三個人保護，去也無妨。至小藥王廟，太歲坊的伏地太歲東方明，帶著家人王虎兒，就看見了金氏。東方明就叫手下豪奴要搶，被王虎兒攔住。說：「她是知府的女兒，並且那邊還有三個老虎似的保著哪！」東方明意思，不管好歹，就要硬搶。王虎兒再三攔阻，說：「你老人家若要是喜歡她，等著相機應計的時候，我自自有主意，把這婦人得在你的手中就是了。」東方明才死了這個念頭。後來金氏回至家中，艾虎三人也上襄陽破銅網去了。不料施大人故世，施俊在家中發喪辦事，這日正到六□天的時節，該燒船轎的日子。可巧這日，金氏娘子與佳蕙坐了兩頂轎子，俱穿素眼，正從太歲坊經過，東方明正在門首看見，就叫著王虎兒，說：「你前番說的這個人對著機會了，與我搶來！」王虎兒連連擺手，說：「員外爺，悄悄，悄悄，進來說話。」東方明入了書房，王虎兒說：「員外爺在此等候，我給他們轎夫幾兩銀子，少時就把她抬在咱們家裡來了。」東方明就拿出一百兩銀子，說道：「你把大事辦成，再給你二百兩。」王虎兒出來，直奔施家的墳塋。此時正把船轎排列墳墓之前，又供上了祭品，那些轎夫，都在遠遠樹林內伺候。王虎兒過去，道了個辛苦，說：「今日是哪位轎夫頭兒抬來的？」有個姓王的，也認得王虎兒，說：「王都管爺，今天怎麼到這裡來？有什麼事情？」王虎兒說：「王頭兒，你這裡來，我與你咬個耳朵。」到了那邊樹後，說：「王頭兒，我與你商量一件事，你敢辦不敢辦？」轎夫說：「有什麼事情，都管只要說來，能辦就辦。」王虎兒說：「沒有膽子，不能拿銀子。你若能辦這件事，有禍出來，有我們替你擔待。」轎夫頭兒問：「什麼事？你老說吧。」王虎兒說：「施相公那個妻子金氏，你敢把她抬我們家裡去不敢？」轎夫頭說：「誰的主意？」王虎兒說：「是我們員外爺的主意。這裡有二□兩，給你們大眾的，單給你□兩。」說畢，就把銀子一遞。王頭兒見了銀子，笑嘻嘻說道：「這還要領賞賜麼？只要是員外爺的主意，叫抬到金鑾殿上去還抬哪。」王虎兒一擺手，說：「悄悄，我在頭裡等你們。」轎夫回去，告訴了伙計。可歎金氏，作夢也不知曉。待等焚化了船轎，燒錢化紙，奠茶奠酒，哭泣了多時，有婆子攙架，進了陽宅，歇了半天。施俊催著女眷轉回家去。金氏娘子同著佳蕙先走，每人坐了轎子。抬佳蕙的不提，單提抬金氏的，真個就把金氏娘子抬到太歲坊去了。進了門首，有那些婆子迎接。金氏娘子一瞧，俱不認得，問道：「你們這個是什麼所在？」那些婆子說：「我們這是太歲坊。」金氏一聽太歲坊，自己又是一怔，隨即問道：「我因為何故到了你們這裡？」婆子說：「原來大奶奶還不知道哪！我們太歲爺久慕你的芳名，急沒遇見巧機會的時候，如今才遇了一個機會，方把你老人家請到此處。事到如今，你也不必煩惱，這也是前世造定。」那個婆子有意還要往下再說，早叫金氏朝臉上唾了她一口唾沫，說：「你還要說些什麼？」那婆子微微一笑說：「大奶奶，你別怪我。你要從了我們大爺，有天大的樂境。你要不從，只怕悔之晚矣！」隨說話之間，就上來四五個婆子。金氏說：「我乃是知府之女，御史的媳婦，豈能從你們這惡霸！依我相勸，急速將我快些送回去。如若不然，只怕我天倫知曉，你們滿門俱是殺身之禍。」婆子說：「你也不知道，我們南陽府大太爺那裡事情一成，就是面南背北，稱孤道寡，做了皇上了。這裡太爺行二，大太爺作皇上，二大爺還不是一字並肩王嗎？他要得了王爺，你就是王妃啦。咱們女流之輩，隨夫貴，隨夫賤，你那丈夫，一個窮酸，身無寸職，無非托賴祖上之福，暫已還有些銀錢。久而久之，把家業花得一空。可惜你這如花似玉之人免不了要受饑寒之苦。你自己想想，我們這話是好是歹？你要不從，肋生雙翅，也不用打算出去。」金氏一聞此言，嚇得粉面焦黃，自己思忖，既入於惡霸之門，就讓出去，也是名姓不香。想畢，把心一橫，對著牆壁將身一撞，撲咚一聲，栽倒在地。要問金氏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